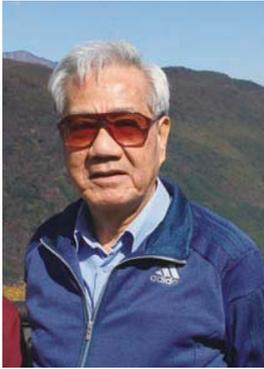


# 役與用



台中中州社林遠宏 CP Medico

從小我的家境不好，飽受無錢之苦，賺錢成了生活中最大的課題，相對也養成了量入為出的花錢習性。能有多少收入，自己心裡有數；該花多少錢，早就做好鋪排。沒錢的那段日子，感覺上是花錢容易賺錢難。

在我求學的階段，為了貼補家計，我一直都有工作，中學我就讀省立台中一中，雖然沒錢，但所費有限。大學讀的是私立醫學院，學費相對增加許多，家累也更加浩繁，課後兼差就更為迫切。家父早年從事藥品家庭配置業，我曾挨家挨戶去從事這種行銷的工作；及長，也擔任過家教，藥商的 sales；當學得些許醫學知識後，也曾幫人治些風寒等小病。顛顛簸簸，一路走來，生活中除了讀書，就是賺錢，較少有花錢的機會。當兵我在外島服役，勉強可以自給自足。服完兵役，開始到醫院上班，收入加多了，但婚後家用也跟著水漲船高，迫使我不得不提早開業。

早年的醫生只要謹守本份，不用大費周章，就會有不錯的收入，無奈我要負擔整個家族的生計，還是常感捉襟見肘。我有四個兄弟，大哥與二哥早逝，三哥經營一家小藥房，與我相依為命。人是個相當奇怪的動物，有錢人家比較會有危機意識，越想固

守原本持有的老本，甚至賺取些許利潤也想將之再納入本金，希望能夠錢滾錢。反觀一些貧苦人家，只憑一己之才智而賺得溫飽的人，會認為自己的才智就是本金，自己所賺得的錢財只是憑本金得來的利潤，只要有本金，就不怕沒有利潤，花錢往往比有錢人還大方。我就是典型的貧家子弟，一直努力賺錢，但就像過路財神一般，所賺的錢全都挹注在家族中的大小開支，直到我真正獨立門戶的時候，非但沒有積蓄，還多少背了一點債務。所幸老天幫忙，我三個孩子都在國內接受教育，只以與美金等值的新台幣就完成醫學院的學業，為我省卻了一大筆開支。

忙過了大半輩子，該花錢的所在全都安置妥當，債務也已還清，有了房子、車子，夫妻倆又回到剛結婚時的原點，剩下兩個人，只是兩個人已青春不再，垂垂老矣！過去由於家貧，一直追著錢跑，但因我不忤不求，錢也對我無可奈何。這段錢來錢去的日子，我不覺得賺錢有什麼困難，至於花錢只要花得妥當，反正有本金就有利潤，花錢也很大方，我的感覺是賺錢容易，花錢也不難。

奮鬥了幾十年，迄今還是兩袖清風，這說明了一件事實：我的確不是賺錢的料子。我接受這項事實，老來對於賺錢就更加隨緣盡份，毫不勉強。我的工作是在看病，順便賺些錢養家活口，但我看的是病人，而不是病人的荷包。有些病人很喜歡打點滴，可是他能吃又能喝，我實在不忍心讓他白花數百元，又挨上一針。對於這樣的病人我會勸他去喝兩杯果汁，省錢又可嚐些甜頭。有的病人會接受我的建議，肯定我的作法，但有些人誤以為錢已送到你的口袋，還被你拒於千里之外，認為我是不通人情的醫生，就此成為拒絕往來戶。

實施健保以來，有些人存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誤以為自費看病，才能享有較好的醫療品質。但站在醫生的立場，什麼病該用什麼藥，這是醫生該有的本份，與錢何干？如果醫生為病人看病，因錢設事，那就失去了

醫者該有的風範。對於這種病人，如果他還是一意孤行，堅持要用自費，我會認為他是侮辱了我的人格，甚至拒絕為他看病。

在我門診中只要不符正義原則，我絕不輕易去遷就病人，加以爾來醫療生態丕變，我又不肯隨著時代潮流浮沉，是以棄我去者不在少數，門診病人不多當可想見。雖然我有所堅持，但我對待病人和和氣氣，不會擺個架子，因此難免也會有一些能夠認同我這種行事風格的人，不但成為我的好友，也是我最忠實的病人。因此病人再怎麼少，我還是擁有自我的空間，不愁吃穿，更何況目前家中已經沒有需要我撫養的老小，使得我稍有餘裕，得以從事一些社會公益活動。

處在這種賺錢容易、花錢不愁的日子裡，當然存不了錢，也沒有汲汲存錢的習慣。沒想到這種不為錢所役的榮景最近起了變化。記得有一年健保局毫無預警地向全國的醫生追扣 93-94 年度總額結算後的醫療費用，使得當年八、九月份應該進帳的醫療費用全被剋扣。剛巧又有一位親戚的女兒要到美國留學，少了幾十萬的保證金，幾乎不能成行，我不得不及時伸出援手。接著全家又安排要到美東度假，少說也要花個幾十萬。攏攏總總大概將近一百多萬元，這個數目對一位大亨來說，只是個零頭，但我無隔冬之糧，確實是一大負擔。屋漏偏逢連夜雨，偏偏幾筆固定的單親學生獎助學金的捐款又都必須在這個時段支出，捐或不捐？一下子讓我猶豫了起來。

記得剛上大學不久，為了賺取生活所需，找到一家藥品進口商，想利用課餘從事中部地區的藥品銷售業務。雖只是兼差，但公司看重我是位醫科學生，得以互補，適合擔任這份工作。一切條件談妥後，公司交給我一份保證書，希望我找到保證人後，就可以開始工作。我拿著這張保證書，找我一位至親幫忙，不料因為從事藥品銷售，不免會牽涉貨款的進出，對方不想擔待這樣的責任，悍然加以拒絕。連自己的至親都吝於伸

出援手，更待何人？我不禁悲從中來，含著淚將那份保證書撕個粉碎，當然那份工作也跟著泡湯。

大學最後那學期的註冊費，我東挪西借，還是沒有著落，最後不得不厚顏向親友招攬了一個民間互助會，才勉強度過這個難關。同樣因註冊費短缺而招致的憾事，也發生在我初中畢業那年。當年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台北工專化工機械科，早年五年制的專科只有台北工專一家，全國五千多位考生只錄取三百名，機會相當難得，因此我決定到該校就讀。不料因差了兩百元而無法完成註冊手續，因而痛失良機，也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過去為錢所困的種種，於今都已成為過眼雲煙，雖然烙在心中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但我只當成是無可奈何之事，而能安之若命，不怨天也不尤人，進而將之昇華為一種同理心，以期能對社會上與我有相同處境的貧苦子弟略盡棉薄。這是發自內心的喜願，沒有人勉強我，沒想到只為一時的困頓，卻讓捐與不捐在我內心中引發天人交戰。這樣的喜願何喜之有？未免太過矯揉造作！

稍稍沉澱一下，想想我每天只要輕鬆地看幾位病人，就比一位苦力在大太陽底下辛苦工作一天的所得還要多，今天因為手頭稍稍拮据，就讓捐出部份所得無法隨心所欲。我頓時對於捐與不捐的轉折感到無比汗顏，因為我畢竟還不能做到讓這份喜願成為生活中不必經由大腦思考的自然反射，使得在花錢的當下還會出現了片刻的猶豫。

經過一番的自省，我不再有所踟躕，隨手拿起筆來開了兩張支票，內心也隨之充滿一片喜悅。經過了這次捐與不捐的內心轉折，讓我深深體會，一個人只要安於本份，盡其在我，要想賺取日常所需的錢財，並非難事，但能夠如行雲流水般的自然，心無罣礙地說捐就捐，可就不是那麼容易。都說錢是身外之物，期間如何能不為這物所役而善盡其用，真是需要歷練與修為呢。